

编者按

在群众眼里,他是心系百姓的好民警;在同事眼里,他是爱岗敬业的典范;在晚辈眼里,他是深明大义的叔叔;在家人眼里,他是废寝忘食的铁人。

他,就是屯昌县公安局枫木派出所原副所长许用开。三十载如一日,他以“让党放心,让人民满意”为标准,用实际行动践行“立警为公,执法为民”的神圣职责。

儿子许坤财：
父亲是名好警察

本报记者 李冰 特约记者 王先

刚走进老许家，一位年轻人立刻迎了上来，紧紧握住了记者的手。27岁的许坤财长得太像他的父亲许用开了，只不过因为没有当过警察，这年轻人眼神中少了父亲那种职业式的犀利，多了几分柔和。

没好好吃过年夜饭

在许坤财的记忆里，父亲是一位标准的严父。

作为男孩子，许坤财小时候总是以自己有一位当警察的父亲为骄傲，很希望父亲能够穿着警服到学校来接自己放学，好在同学们的面前炫耀一番。但这个小小的愿望从未实现过。“失望了很多次，心里一直在责怪父亲，最生气的时候好几天都没和他说话。”许坤财回忆道，“父亲的工作实在太忙了，很少有时间跟我相处。”

说着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无奈地笑着说，“印象中，父亲其实也曾经带我出去逛过街，但不是陪我一个人，他把在派出所抚养的孤儿带在身边，一视同仁地给我们买衣服。”

许坤财至今还记得自己小学时成绩曾经很好，还参加过县里举办的奥数，得过奖。虽然许用开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，但毕竟太忙，无暇督促，儿子的成绩自上初中后也就不如以前了。

“我记得，父亲从没好好跟我们一起吃一顿年夜饭。”许坤财不无遗憾地说：“而且每次都穿着警服，好像随时就要走一样。”据说，每年除夕老许都要去派出所值班，就算不是他当班，也要过去看看才安心，这份责任感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。

一条咸鱼的教训

小时候的许坤财很调皮。有一次，村里来了一位卖咸鱼的小贩，许坤财趁人不注意，偷了几条鱼拿回家。晚上老许回来，看到餐桌上有咸鱼，乐呵呵地说：“今晚伙食不错，有咸鱼吃。”许坤财在一旁甭提有多神气了。这时，母亲悄悄的在父亲耳边说，是儿子趁卖鱼小贩不注意的时候偷拿的。老许一听，当时就发火了，严厉批评了妻子纵容孩子的不良行为，说：“如果孩子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，我还怎么去管别人？”同时狠狠地教训了儿子一顿，要求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第二天老许还亲自带着儿子到镇上找到卖鱼小贩，把钱付了，向卖鱼小贩道歉认错。

这件事给许坤财的触动很大，他说：“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对我们也绝不放纵。但他又很民主。家里买一台缝纫机，也要像开民主生活会一样，大家举手表决。”（本报屯城9月6日电）

同事蔡烈忠：
他年年春节都在值班

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王先

“每到春节，父亲总是特别忙，团圆饭也是等到很晚才吃，年初一也很少在家。”9月4日，在屯昌采访时，许用开的儿子许坤财说。

无论是在乌坡派出所还是在枫木派出所，每年春节的大年三十以及年初一、初二，都是许用开值班。枫木派出所所长吴永熙清楚地记得，2009年他到枫木派出所任所长，2010年春节是他到任后的第一个春节。在春节前几天，他正在办公室忙着安排春节值班表，按理说他是所长，年三十应该是他值班，让所里的其他民警回家过年。然而许用开主动对他说：“所长，我家在枫木，年三十和年初一还是我来值班吧。你们回家过年。”就这样，2010年大年三十和年初一，许用开又像往年一样在派出所值班。

“8年来，每年春节初一一到基层派出所查岗和慰问干警，每次都看到许用开在值班。”9月4日，屯昌县公安局纪检书记蔡烈忠如是说。从2002年蔡烈忠就任纪检书记以来，每年春节查岗和慰问基层派出所民警是必做的事情，然而他每次到许用开所在派出所进行检查，都看到许用开在值班。许用开总是对他说，自己是屯昌枫木人，家就在镇上，让路远的民警回家过年，自己值班也方便。

“30年来，许用开都是这样帮人的。”屯昌县公安局政委蔡仁清说。

（本报屯城9月6日电）

他是名好样的人民警察

——妻儿、亲朋、同事、群众眼中的许用开

妻子明春南：
下辈子还愿意嫁给他

本报记者 李冰 特约记者 王先



许用开的警服静静地挂在衣架上，妻子明春南每天都要为它拂去灰尘。 本报记者 李英挺摄

明春南，这位53岁的海南女子有一个美丽的名字。从她清瘦而黧黑的脸庞上，从她如母鹿般温和的目光中，可以感受这个女子的安静与辛劳。作为甘苦与共、患难不离的妻子，她陪伴许用开走过了整整30年的风风雨雨。

夫妻两人都崇拜警察

上世纪70年代，20岁刚出头的明春南是屯昌雷公滩水库管理处的一名普通职工。这姑娘手脚麻利、不怕吃苦，成天忙个不停。在媒人的介绍下，她认识了当时还在当兵的许用开。

“他家里特别穷，兄弟姐妹一共7个人。我家在乌坡，父亲在农行的营业所工作，虽然当时也穷，但比他家要好一些。”明春南回忆说，“结婚前我父母很反对，还骂我。”但她还是执拗地要嫁给

这个穷小子。

明春南脸上带着一丝甜蜜和羞涩，说：“那时他还没当警察，但常常告诉我，这辈子的第一个愿望是当警察，第二个愿望是放电影。”巧合的是，少女时代的明春南一直非常崇拜警察。于是，同样怀抱着对警察这份职业的崇敬之情，两个年轻人的心也越来越近。

1980年，25岁的许用开脱下戎装，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威警警服，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安干警。同年，他和23岁的明春南举行了幸福而简朴的婚礼。明春南说：“婚礼很简单，衣服也只有几件。”

生孩子时老许不在身边

“他工作特别忙，虽然派出所离家很近，也很少有空回家。就算回到家里，还

是随叫随走，正在吃饭时也会突然接到命令，他就立刻放下饭碗去单位。”明春南在言语间多少是有些哀怨的。而她印象最深的就是，连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老许都不在身边。“那天我忍着痛独自去医院，半路上儿子就出生了……”

家里添了两个孩子，70多岁的母亲身体又不好，但工作繁忙的老许没有办法抽出太多时间来照顾家庭。为了能安心地工作，他让妻子辞去了水库的工作，在家照料老人和孩子。这样一来，老许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，生活更艰苦了。

“80年代工资很低，记得1996年之前，他的工资是500块钱。”后来，为了贴补家用，明春南又开了一间小卖部，收入很微薄，但总比没有好。虽然贫穷，但因为懂得知足，几十年柴米油盐的日子也就这么平和简单地过了下来。

枫木百姓：
怀念老许

本报记者 文刚 特约记者 王先

三十年中，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与当地村民打成一片，为保一方平安默默奉献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。在村民眼里，他第一个赶到案发现场；在调皮少年眼里，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阿叔；在孤儿寡母眼里，他就是孩子们的许爸。

他就是优秀共产党员许用开。

而他常说，“我是枫木人民的儿子，为家乡做点事，再苦再累也是应该的。”

见面知名 提名知情

枫木镇与琼中交界，人、财、物流动频繁，治安形势较为复杂。2003年，许用开从乌坡派出所调回家乡任副所长。为了全面掌握辖区各种情况，他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深入责任区，走遍了大村小巷家家户户，短时间内就摸底掌握了辖区重点人员、治安积极分子、治安重点部位、辖区发案情况和外来人口信息，做到家底清、情况明。

在枫木镇，说起老许，群众都会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许爸是一个好警察，这样的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
岭仔村变成致富村

枫木镇共有10个村（居）委会，许用开的警务辖区就有5个，包括南挽、岭仔、山头、枫木墟、石岭坡等5个村委会13个自然村6000多人。辖区内“问题村”较多，一些闲散青少年无所事事，拉帮结派，聚众斗殴，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。他和村干部三番两次上门到户，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“问题少年”重返校园，采取上法制教育课的方式强化法律意识，让他们知法而不犯法，懂法而不违法。在他的长期帮教下，这几个村庄从“问题村”转变成了“向上村”、“守法村”，村里的干部群众都说，要不是老许来管我们，不知道现在村里变成什么样。

8月28日，阳光灿烂。记者在岭仔村采访时，发现橡胶成林，苦瓜成行，正在田里劳作的乡亲，笑容写在脸上。村民的年均收入已超过5000元，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村。岭仔村支部书记林宏秀说，“这一切得感谢许爸。”

林宏秀说，以前的岭仔村可不是这样，白天打架斗殴，晚上偷鸡摸狗，一帮烂仔横行村里。种的养的都被烂仔偷去了，村民敢怒不敢言，田里的庄稼都荒废了。许所长来到村里，每年春节他都要自己掏钱和村委会共同举办青年座谈会，帮他们解决法律上的疑惑，教育他们外出打工要守法，要学得一技之长，自强、自立，自吃其力。“许爸在村里威信很高，又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，现在，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都乖乖听话了。”林宏秀感激地说，“现在挣钱都忙不过来，哪还有心思干坏事。”

山头村的酒风刹住了

在帮助违法青少年时，许用开首先想到的是教育为主。枫木镇石岭坡村委会一名青年，经常和别村的青年打架斗殴，在一次斗殴过程中，被砍成重伤。赶到现场的许用开，首先做的就是拨打120把重伤的青年送到医院救治，事情过后再对犯事的青年进行教育。现在这名青年已经在海口打工，听到老许不幸去世的消息后，他满眶泪水：“要不是有许叔，也不会有我今天，我会永远记住他的。”

山头村村民有喝酒的习惯。酩酊大醉之后，男人都好回家打老婆孩子，每年都有三起左右的家庭暴力案件发生。

2008年起，许用开积极组织村民筹办各种文体活动，引导、教育、改变村民喝酒闹事、赌博的恶习，现在，山头村的这些陋习已经刹住了。

（本报屯城9月6日电）



许用开生前在辖区网吧检查消防工作。 本报记者 李英挺 翻拍

菜农陈汉民：

许用开当了副所长后，把家里的活儿全都撇下，一心扑在工作上。

2005年8月的一天，石岭坡村菜农陈汉民向枫木派出所报案，自己收购来的瓜果卖给在镇上设点收购瓜果的外地老板，但老板没付完瓜果余款7000多元就

失踪走人了。当时接待陈汉民的是许用开，他详细了解情况后，当天下午自掏腰包带着陈汉民连夜乘船赶赴广州，辗转千里追欠款。

尽管最后犯罪嫌疑人一时间难以逮住法办，但陈汉民被老许深深地打动，说：“许

所长是一心一意为民的好警察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”。

2008年秋的一天晚上，当许用开刚端起饭碗时，电话铃响了。枫木镇山头村委会妇女主任黄海燕报告说，村里一对中年夫妇吵架很厉害，有可能打起来。许用开立刻

放下饭碗，马上出发了。当时有干警说，“夫妇吵架是常有的事，我看算了吧。”但许用开却说：“不能算了，我们当警察的就是要从小事入手，为老百姓排忧解难。百姓需要我，我就得去。”说着就匆匆上路了。

年轻干警们都想不明白，他哪来的那么多理。群众都说，许爸能说善辩，满腹都是乡俗乡情和大道理。听他说话，理正言和。

黄海燕感慨地说，“许爸哪是什么派出所所长，他分明就是我们村的兵嘛，群众有困难是随叫随到。”她认为，要是村里干部都像许爸一样，工作一定好干，变化一定很大。

（本报屯城9月6日电）

侄子许喜：
没有叔叔就没有我的今天

本报记者 李冰 特约记者 王先

许用开的侄子，今年36岁的许喜曾经是屯昌县枫木镇一带非常有名的小混混，时而小偷小摸，时而敲诈勒索。

1995年，在多次教导无效后，许用开一咬牙，亲自带领民警将时年21岁的侄儿许喜送进了劳教所，劳教了1年多。但出来后，许喜仍不悔改，2002年又因盗窃罪被判入狱2年。

叔叔两次送侄儿入大牢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，在当时，许多亲戚朋友都不理解。他们说：“老许，这可是你的亲侄儿！”但老许回答：“连自己的亲侄儿都管不了，作为人民警察，我怎么能去管别人？”为此，许喜的父母，也就是老许的大哥大嫂足足11年没有登过老许家的门，没和老许说过一句话。

劳教期间，老许去看过侄儿两次，每次都会给一些钱。许喜清楚地记得，“一次是500块钱，一次是400块钱。”但他也表示，“如果换了是你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当然恨死他了！”许喜顿了顿又说，“不过，我也很感激，讲心里话，如果不进去，我也不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。”

说起那两段痛苦不堪的牢狱生活，许喜突然流下了眼泪，两行泪水落在他胸前。也正是这种悔恨，让2004年刚出狱的他痛下决心——出去后必须好好做人了。

2004年6月10日，许喜刑满释放。许用开问他：“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？”他没精打采地回答：“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不久，许喜开始跟着姨父学做烤鸭。许喜顶住了周围人的眼光和压力，渐渐在生意上打开了局面。

现在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，他平和地说：“现在做累了就歇一会，赚一个花一个不是很好吗？当初喜欢去勒索别人，但别人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啊，勒索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他略带自豪地告诉记者：“当初枫木镇的人在心里给我判了死刑的，现在呢，我能回归社会，过着比正常人并不差的生活。”说起叔叔许用开，他坦承：“没有他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

（本报屯城9月6日电）



许用开(左)生前在做村民思想工作。 本报记者 李英挺 翻拍

同事李明忠：
捆了4年多的护腰终于解下来了

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王先

因多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，从2006年开始，许用开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都要绑着护腰，否则无法正常工作，这是枫木派出所民警都知道的事情。

2006年，53岁的李明忠被安排到枫木派出所工作，因为年龄接近，他与许用开相当投机。李明忠还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他与许用开办案回来，回到宿舍准备换衣服时，老李看到了许用开的护腰，那是他头一次知道许用开身体有病。

“这种病比较难根治，为了能继续工作，老许都是用护腰捆在腰上减少疼痛。”李明忠说。记得有一次，李明忠和许用开下村巡查回来，许用开的腰痛又发作了，疼得满头大汗，实在忍受不住时，便把腰疼在墙上借以减轻疼痛。李明忠等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，多次建议许用开去看病，许用开总是笑着回答，“没事，等有时间了再去大医院检查。”但一直到死前，还是未能得到很好医治。

5月28日，正在休假的李明忠接到派出所电话称，许用开病倒了正在县医院抢救后，他立即赶往医院，看到许用开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那条熟悉的护腰已从身上解开，斜斜地垂放在一边。李明忠望着那条护腰，流出了伤心的泪水。他非常后悔，觉得对不起老许，如果早知道老许会累倒在工作岗位上，就应该让他先休假。

今年5月初，许用开曾对李明忠说，最近工作比较累，力不从心，很想休假，然后与老伴一块到湖南衡阳见见女儿和孙女。老李则开玩笑地对他说：“我年龄大，我先休假你再休假吧。”就这么一句话，让优先休假的李明忠觉得遗憾终生。

“要知道许用开会这么早离开，我就不休假了。”9月3日，李明忠伤心地说。

（本报屯城9月6日电）